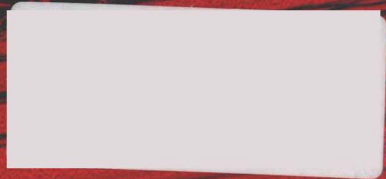


雪燕 作品

儿女的 荣誉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儿女的荣誉

Children's Honor

雪燕★作品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儿女的荣誉 / 雪蕤著.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2.5
ISBN 978-7-5399-5211-6

I. ①儿… II. ①雪…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54203号

书 名 儿女的荣誉

著 者 雪 蕤

责任编辑 黄孝阳 郝 鹏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40毫米 1/32

印 张 10.25

字 数 255千字

版 次 2012年5月第1版 2012年5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5211-6

定 价 28.0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献给想象中的母亲

献给不存在的哥哥

献给岁月中所有的孤独、疼痛与耻辱

——作者记

目 录

第一章 还乡不衣锦..... 001

李飞曾无数次梦想自己凯歌高奏的场景。他觉得自己起码应是一杠两星的中尉,他应当被县武装部用吉普车送回庄台。吉普车扬尘进村,很多小孩流着鼻涕簇拥着小车傻愣愣地看,很多大姑娘小媳妇则捏着手帕抱着娃娃含情脉脉地看。村干部激动地上前,和人武部干部握手,再和他握手,连声叫“李飞同志”。

第二章 为母亲而活..... 021

这些年母亲的期望须臾都没有和他分开过。他是她的一块血肉,自离开她开始一个少年被放逐的命运后,他从来都是不安的,总渴望能再次回到童年感受到她怀抱温暖独特的味道。这一切,既然已经注定回不去了,那他起码能做到为母亲而活吧。

第三章 秋秋..... 045

对娘亲,他有的是无以为报的焦灼,又爱又疼的亲子之情;对她,真不好意思承认,他却是充满了幻想与渴望。他发育时做春梦梦到的是她,当兵后训练之余他经常失眠,那时在黑漆漆鼾声四起的集体宿舍里,他偷偷摸摸手淫时想的还是她。而现在,因为想到将来有可能和她结婚过日子,他的身体又烫了起来,他甚至想到了她脱去衣服任他亲任他爱的模样。

第四章 李四兰的人生九场戏..... 066

从本质上说,李四兰的沉默一点都不沉默,而是对无人关注缺少理解的人生状态的反抗。她现在的角色是什么,一个绝望母亲?一个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妇女?她的痛苦是入戏太深还是来自愚蠢?怎样又才叫不愚蠢?

第五章 隐秘的机遇..... 091

眼下在他体内肆虐奔突着的疼,很可能就是一次奇迹。他恐惧又渴望地等待着,等待那病痛炸开来,把他击碎,把他变成一束耀眼夺目呼啸飞天的焰火。虽明时即灭转瞬即逝,却终于带他挣脱开二十七年的卑微人生,进入到另一种无法想象的闪闪发光的生命状态里。

第六章 圆梦..... 111

这秋秋,永远那么不可思议。她曾何其高不可攀,给了他一辈子也别想得到她的绝望。然而,她要么一点都不给,要么就彻底地给、没一点保留,突然,她的生命和身体就那么纵情地打了开来。她吻他,时而温柔如叹息,时而又使着蛮劲吸吮。她的唇,剥开的橘子瓣般甘冽微辣,她像纯洁的孩子、单纯的傻子、放肆的疯子、无所顾忌的荡妇,久久地吻着他。要人命的女人啊。

第七章 重逢..... 130

她从没想过要这样和哥哥相逢。她想过无数相逢的可能,她衣锦还乡找到那女人改嫁后的庄台趾高气扬地赶过去,看都不看她和哥哥一眼;再或者那女人和哥哥知道她成了军官腆着脸来找她,她却不认他们,只是斥责他们;她怎么也没想到他们的重逢是哥哥患癌住进了医院,而她作为医院的干事却要去采访他。

第八章 养儿千日，用儿一时 158

她的飞飞真不愧是她呕心沥血养大的，再或者她的坚忍真是感动了上天，让他们娘俩成了。是的，成了！在她内心大团大团的痛苦里，确实就含着“成了”这个难言而又兴奋的点。她李四兰成了，她卑微一生的晚年终于酿出一个传奇，她的儿成了英雄，她则成了英雄的母亲。

第九章 争抢“典型” 182

这是一双皱纹深深的眼，这双眼惶恐羞涩，几乎可以骗人，让人觉得她善良，正在受着苦难。这是双多陌生又多熟悉的眼，在梦中出现过多少回她就把它溺死在遗忘里多少回。现在这双眼却如此近在咫尺地看着她，那么苍老可怜，避都避不开，一下就击中了王红。这感觉太可怕了，王红像受惊吓的麻雀猛地就跳到了一边。为掩饰失态，她居然鬼使神差就照那女人的话去做了。

第十章 复仇的阴谋 200

报仇！现在只有这想法，才能稍微缓解一下她心里的癫狂。如果说她王红是恶的，那个生了他们兄妹的人就是一切恶的源头。是她把不幸埋在后代的命运里，而今却又踩在哥哥的病上自顾自地展现着苦和美。多浑然庞大的母体之恶，孕育出如此延绵不绝的不幸和罪，王红永远不会饶恕她，永远都要诅咒她！

第十一章 被掀翻的世界 224

她要忘掉一切想忘的，为此她把自己的命变成了一件千疮百孔的衣裳。可她怎能想到，事情在过去那么多年后又重新开始了。陌生的女儿出现了，像一个诅咒在暗处藏着，只等时机来到把一切



报应。女儿做到了，她毫不留情就把李四兰的过去连根拔了出来。真是一堆破破烂烂又狼狈不堪的真相，可女儿就是要把它端到李四兰的面前来，让她无处可躲，叫她无可抵赖。

第十二章 “用痛苦搭一座桥”…………… 246

看妹妹从一个不认识的军官体内现出来，是如同看到幽灵般令人悚然。然而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他该怎样面对自己心里也如同幽灵般出现的对母亲的恨？不是亲人的埋怨，而是真正的恨，想和妹妹一起定娘亲的罪，想承认妹妹说娘亲想毒死他的话里确实存在着实情。

第十三章 癌的真相…………… 262

王红其实不喜欢他的怀抱，可天底下还有谁的怀抱可以让她靠靠歇歇？她也不想亲他，但她与病和死打交道太久了，她被哥哥的事磨得快不行了，她需要一点活的暖的东西救自己，除了亲他得到一点情欲的温度她想不起来还能怎样。

第十四章 团圆…………… 286

无论被折腾成什么样，李飞都没忘一件事，那就是一定要抓住她们！有时他什么意识都没了，那句“把自己变成桥”的誓言还是闪现在他的本能里。他记不清誓言的来由了，是一个影子告诉他的，还是他自己告诉自己的？是信誓旦旦喊出来的，还是糊里糊涂想出来的？是说要把母亲变成母亲，还是说要帮爱人找到爱，还是说要带妹妹回家？他颠三倒四记不清了。他唯一记得的就是，一定要抓住她们，用尽最后一丝力量也要把她们拼凑在自己身边。

第十五章 尾声..... 307

她有点明白从前自己对那一对儿女说过的话的真正含义了。原来那闪金光有云彩的地方,是用她的罪错垒出的梯子,将她的儿女送去的更深更远的地方,在那里她的儿女将证明她的罪错,在那里她的儿女又将赞美她。因为正是她的罪错才使她的儿女一点点退去了人性生而有之的污点,这不就是她失败无意义的一生所具有的最重要的意义吗?就凭这一点,她也要活下去。



第一章 还乡不衣锦

1

大河涨涨落落，不晓得多少年了。

这条千百年流淌不息的大河，发源于北方的白雪山。白雪山，一座遥远的山，遥远到大河下游的人们无法想象，那些随着天际起伏、落满了白雪的群山，应该像神话里的仙山般怪石嶙峋、云雾缭绕，隐居着白胡子飘飘的老神仙和绿眼珠吃小孩的妖怪吧？人们同样无法想象，这条大河又是怎样从幽深洞中喷薄而出蜿蜒成河的，这些终年从山中滔滔涌出的水来自哪里？如果来自山深处，之前又来自哪里？源头是天上还是地下？谁知道，反正这条神秘大河就这样时而宽阔明亮、时而狭窄险峻、时而舒缓绵长、时而湍急汹汹地流着，并最终汇进了更加神秘汪洋的江海中。

大河没名字，“大河”就是她的名字，一个可用在所有河流又独她所有的奇特名字。

大河在北方的森林滩涂平原上奔流着，每年进入夏天雨季就会爆发水灾。解放后，政府在大河沿岸建设了水库分洪坝，水灾被控制得或有或无起来。不过老天的气候终究是乖戾的，大灾虽说比以前稀疏了些，真发起大水来还是会淹没千亩良田使老百姓饱受灾难的。可自古以来人不就是靠水而居、逐水草丰美而居的生灵吗？大河纵然给人们带来再多伤痛记忆，人们还是在这片家园里生息着。对大河，人们爱着



恨着又依恋着，没办法，谁叫我们生于斯长于斯呢。我们喝大河的水长大，大河滋养了两岸的生灵庄稼树木，大河葬过我们的先人，大河哺育我们的后代，大河淹没我们的村庄，我们的亲戚游泳时被大河夺去性命化作了水鬼……我们的一切一切，都发生在这里，大河就流在我们心中，我们没的选，只能世代代在这里活下去。

所以，这条大河，叫母亲河，又叫害人河。

一条河，同时含着慈悲和魔鬼两种特性，却原来这山川河流同自然界其他事物一样，都有着难以琢磨、瞬息万变的谜语特征。然而这都是人们赋予大河自己的感受，大河其实只是一条河，无知无觉地流淌着。她流淌着，不回应人间任何事和物。爱惜她歌颂她，让她污染长蓝藻，让她清澈让她涝让她旱，世界给她什么她就接受什么，实在容不下就泛滥出来，一泻千里万里，让沿岸城镇村庄泡入丈深大水中……对发生的一切，她不热爱也不同情，只是流淌着，任由人们生死的轮回、行为的因果穿过她身体，透过她无回应的回应，滋养着这片繁荣烟火的绿野或淹没了这片多灾多难的大地。

我们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条千里大河的两岸故里上。

2

这个夏天，和往年一样又来了。

天地间垂翼千里的热，从六月开始便逐渐猛烈起来。先是小小的燥，再是压抑闷湿，再是热浪滚滚，最后那无边无际的空气终于翻滚了起来。靠在大河中游的这座城市，名字就依地理特点直接叫大河市。市西郊驻着一支舟桥团，这里虽说营院深深却也是人间一隅，概莫能外被罩进赤日炎炎中。门口站岗的卫兵虽说军姿笔直，姿势里却已透出无限受苦，他们的制式衬衣汗淋淋贴在身上，大檐帽下都是散不出的



热，哈得一张张黑脸上油汗蚯蚓般纵横着……这些还算好的，更苦更累的其实在大院里面训练场上。舟桥兵就是要在江河风浪里冲杀的，那些恶劣的自然条件可由不得你选，天热根本不算什么，不过是真正苦头前一个小引而已。

今天的训练在大仓库里。这里集结着全团三个营的装备器材，那些浮桥架、桁架、节套舟、起重器，动辄百吨千吨的钢家伙，它们的生铁味机油味在热浪里升温成一种甜腥味，而那些正在训练的战士们，他们穿的油渍训练服则散发出大团大团鸡屎般的臭味……一切像一场臭烘烘的噩梦，战士们在噩梦里紧着螺母、夯着大锤，却仿佛陷在泥潭中，每一步、每一动，都那么费力无比。他们累迷糊了，眼里放着茫然的光，对指挥长的旗语手势都有点分不清了。这些战士，无一例外地瘦、黑、结实，手臂上布满汗斑伤痕，如果脱去迷彩身份，他们更像是一帮正和风浪咬牙对抗的渔夫。热任性妄为地蹂躏着天地，却也自有分寸，一般不取人性命。整个七月，舟桥团就发生了几起中暑事故，其余大部分战士都坚强地挺了过来。此时“热”因为帮助那些年轻人完成了一个“炼钢”过程，也被赋上意义，从自然现象变成了一种苦心志劳筋骨的人间手段。

二营二连三班的班长李飞，就在这几起中暑事故中。

他是个有八年军龄的中士，矮小结实丑模样，是领导战士喜欢的一个老兵，可也就是喜欢而已，只因他真的不出色，带十个战士管一艘冲锋艇，训练死脑筋，文化水平不高，还磕巴嘴，根本拎不上台面。他能当班长也就是“老兵加老实”的缘故。

老实刻苦的人总有让人感慨的地方，这李飞都当八年兵了，硬是一次没回过老家。他老家在大河下游河东县，坐火车就两小时路，可他就是不回，逢年过节领导命令他回都不回。这老实人还有其他让人感动的地方，去冲锋舟驾驶训练班学习，数他最拼命。有一次演练，小手指被方向盘撞断了都没吭声，满手血随便抹抹，非等练好了再去包扎。成

老兵后，大年夜他一定要帮新兵值夜哨，把看春晚的欢乐留给别人，把面对寒星冷月的孤独留给自己。他还利用业余时间去帮厨打扫卫生掏厕所挑大粪，干一切别人不愿干的脏活累活。

他具备一切好战士的品质，可正是因为太好了，反让人觉得呆得很。他那么刻苦但专业就是好不起来，大比武小比赛从拿不到第一名；他那么想表现，偏偏好思想配不到好口才，只要开会发言就磕巴，窝囊得让人揪心，所以他几次被列为骨干培养对象被领导考虑过，最后都雷声大雨点小不了了之了。年底他就要退伍了。他的同年兵当连长了，他当年的排长当团长了，大家看着苦干八年只立过一次三等功的他，心里都惴惴的又是内疚又是无可奈何。这李飞会不会倔到最后就是不回家不露私心，临走前用沉默背影来打这个团的耳光、打这些领导的耳光呢？

还好，这次训练场中暑事故发生后，李飞接到老家的电话，终于请假回家了。

连里松口气，团里也松口气，几乎是感激异常地批准了他休假一个月。他的同年兵、现在的连长曹铁，帮他拎着包一直将他送进火车站站台，拍着他的肩说：“大飞，家里把你送出来当兵小十年，没落得你一点照顾，你这次回家慢慢待，顺便相相亲，联系一下工作。托人找找门路，看能不能在县上镇上找个公职干干，其实早点回地方比我们在部队干前途大呢。”曹铁像欠了李飞多少钱般一个劲热情愧疚地说着。说什么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饱汉子怎能体会饿死鬼的苦？伸手不打笑脸人，李飞虽说有些幽怨，却也还是笑着谢过曹铁，上火车回去了。

李飞同所有在外当兵的农家子弟一样，到夏天总是牵挂家里的收成。

八年了，这是娘亲李四兰第一次打电话央他回家帮着收庄稼。他家劳力不多，继父七十多岁了病恹恹的不算劳动力，大妹程灵二妹程芝去南方打工，不到屎憋屁眼不请假回来，今年彻底不回了，说在酒店当



服务员，一天一百块，折腾回来收那点大豆玉米还不够车票钱呐。小弟正上高中，明年冲刺高考，小家伙成绩不错，正在县城参加强化复习班，当娘的咬牙交了一千块钱学费，自然舍不得把他叫回来。剩下在外当兵的大儿子，说实话，不到万不得已也不想让他回来。李飞是李四兰二婚拖油瓶带来的儿，随她姓也格外受她庇护，从他当兵就没为家里的事拖过他半点后腿。可怜李四兰一个人忙到五十八岁，熬得脚平摊在庄稼地上像鸭掌蹼，两只手布满老茧像肉耙子，绝经后更年期综合征一年比一年重，雌激素缺乏使她骨架子缩了不少，肩也痛腰也酸，儿女都在外面忙，三亩大豆黄灿灿熟在田里，还有三亩玉米和一亩花生眼看也熟了，靠她一人累死也收不回来，难不成眼睁睁地看着烂在地里吗？

李四兰思来想去好几天，这才好不情愿地去代销店公用电话点给几百里路外的舟桥团挂了电话。李飞在电话那头一口就应下来，腔调里满是迫不及待的急切，仿佛这些年就等着母亲这声召唤般。

大儿子的热情回应让李四兰心酸，这些年她不让儿子回来，这里面望子成龙的苦心儿子如何能不知？她的苦心把儿子架在半空飞不上去也落不下来，不尴不尬了小十年。当年十里八乡一批当兵的小伙，考军校提干的有，退伍回乡搞副业的有，托门路分到农技站信用社吃公家饭的也有，就她儿子在部队不是穿皮鞋的干部，也不是俯首帖耳的兵，而是成了什么兵不兵官不官的“班长”。儿子这样含糊的身份，做妈的真不知是骄傲好还是不骄傲好，旁人问她大小子还在部队吗，她脸红一阵白一阵总是打马虎眼。好在后来又有很多半大小子穿军装入伍了，还有更多年轻人不再靠庄稼吃饭，而是走南闯北去城市打起了工，人们的兴趣转到这些新事物上面，她儿子李飞的命运也就顺理成章地被人淡忘了。下了好大勇气，她这才给大儿子打去了电话。

李四兰的这个电话，有把儿子从不尴不尬的半空放下来的意思，而儿子迫切答应着要请假回来，也有被母亲承认了的释然。做母亲的承认什么？自然是对儿子“没出息不能光宗耀祖”事实的承认，这承认虽

饱含失望却也算认了命；儿子呢，虽然也知道辜负了母亲，但被获准回来，多年悬而未决的难事总算有了结果，再疼再遗憾那也是一种释然啊。

近乡情怯的李飞就这样一路忐忑地坐火车到了县城，又花五块钱坐一辆俗称“蹦蹦”的三轮车，回到了老家“程家庄台”。

3

“庄台”，是大河两岸很多村庄的特有称呼。

大河两岸地势低洼，总是三年一大涝两年一小涝，沿岸居民就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大跃进时期汇集起劳动力挖土抬石头垒起了庄台。不就是把地填高让洪水再淹不到吗？这还不好办，乡下人有的是蛮力。那年月正在炼钢铁造卫星，群众疯魔魔的有的是激情，大家甚至喊出了“要垒出比美帝国主义高楼大厦更高的庄台”的口号。男女老少齐上阵，一月不行两个月，两月不行歇口气，春耕秋收缓一缓，冬闲没事加油干！几十个生产队几千号社员同志们，像乱纷纷又一条心的蜂群在大河两岸密密麻麻地忙碌着。一车车石头，一筐筐淤泥，一根根地基桩子，一张张挥汗如雨的脸，一阵阵时而高亢时而低哑的劳动号子……就这么攒挨着、度过着，用了二年光景，大河两岸还真就歪七扭八垒出了十几个庄台。

庄台垒好了，新山包上摊出大片地场，各家各户在干部的安排下分院盖房起牛棚垒猪圈，槐树桑树种上了，牵牛花冬瓜秧南瓜藤长满了，泥巴路踩出来了，一眼眼水井打出来了，男人下地干活挣工分了，女人去河边洗菜洗衣服了，新媳妇娶回来了，娃娃哭着来世上了，老人去世办白喜了，庄台的日子被装上轮子有条不紊地走了下去。

再后来，庄台通了电用上了电灯安上了喇叭，从此和外界有了联

系。上面的方针、外面的形势、干部的指示，成天哇啦哇啦带着嘶拉拉的电流杂音通过喇叭洒进了庄台的角角落落。时代的变迁转入喇叭，就是一天无数趟喊毛主席语录的口号声，凶狠的批判声，慷慨的样板戏声，后来又响起从前被批判为“才子佳人”的昆曲京戏声，再后来则完全成了流行歌曲的海洋。

改革开放体现在喇叭里，上午是“亲爱的你慢慢飞，小心前面带刺的玫瑰”，中午是“你是我的情人，玫瑰花一样的女人，用你那火火的嘴唇，让我在午夜裡无尽地销魂……”晚上则是“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任性她还有一些嚣张”，外面的流行折射进庄台完全慢了几拍，让人听了糊涂又生气，可就算所有群众听了都生气，他们还是不得不承认，他们其实爱听这么骚精的歌。流行是什么，就是让人骨头酥腿裆子麻，而年月日也就这么忽而慷慨忽而蒙昧忽而骚精地慢慢过去了。

李飞是四岁那年被母亲带到程家庄的，等他长到十八岁当兵走时，这庄台已经像自古就有的小山般沧桑坚固了。左邻右舍七大姑八大姨九大爷们，像祖祖辈辈在这活了一千年般早就眼无激情骂骂咧咧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了。等他当兵八年拎着包回来从三轮车上跳下，一切还是那样。东一片西一片的院子，半新不旧的砖房，到处是猪圈和柴火堆。七大姑八大姨九大爷们正忙着去收庄稼，见他走来，穿军装又扎眼，这些人眼珠转转就将他认了出来。认出又怎样？又没混出一官半职衣锦还乡，也可能人家没这么想，他自己觉得人家这么想了先就板起了脸，所以那些人说声“回来啦”也就匆匆过去了。他当兵八年不管咋说也是多年没见了，可这些人对他就仿佛他一直都在现在不过是进城办事回来般寻常，这份人情也未免太冷漠了吧。但他又说不出那幽怨，莫怪别人势利，说到底是自己没本事呀。

李飞曾无数次梦想自己凯歌高奏的场景。他觉得自己起码应是一杠两星的中尉，他应当被县武装部用吉普车送回庄台。吉普车扬尘进村，很多小孩流着鼻涕簇拥着小车傻愣愣地看，很多大姑娘小媳妇则捏

着手帕抱着娃娃含情脉脉地看。村干部激动地上前，和人武部干部握手，再和他握手，连声叫“李飞同志”。人群组成八丈祥云拥着他飘到家门口，母亲站在门口满脸通红喜极而泣。

她像所有英雄妈妈那样端庄朴实，如戏中王母娘娘般雍容大方。她有点慢动作地冲向他，他和她抱头痛哭起来。他还对人群敬军礼，用普通话说：“乡亲们，我回来了，我的母亲是位伟大的母亲！”成功的云把他抬起来，连带着把娘亲也八抬大轿地抬起来，他们娘俩坐在云里飞，直飞到平庸人间再够不到的天上。李飞的梦是那么逼真，惹得他在回家路上一个劲神不守舍地笑着。这笑令人诧异，和外界格格不入，他就这样笑着走着、走着笑着，然后从半空跌下来，一脑壳撞在了现实的墙上。

这时，他的笑不但僵住，还猛地被撕掉了。

他的家，灰旧的院子和瓦房，铁钉般扎进他眼里，那油漆剥落的大门含着生活所有的嘲笑，睥睨地看着他。

他的母亲李四兰，从院里走了出来。

他的母亲，又黑又瘦又老又丑，像他刚才美好梦境的反义词，直溜溜站在那里，暗淡的眼被多皱眼皮埋着，满脸色斑，肉厚阔大的嘴抿成一个恶意的弧度漠然地看着他。只这么一眼，做儿子的心立即结了冰。

“回来了？”她拎着筐和镰刀，一脸不想说话的勉强。

“回来了。”他回答。

这一问一答两句话六个字立即使他俩都站进了冷水里。真冷啊，还不如骂他几句，劈脸给他两耳光，这样起码还能让他喘过气来。而现在，他这当儿的站在伤心的冷水里，一口气喘不出也咽不下，憋得心里都是恨、都是疼！好狠的娘，一下就把他钉在了被遗弃的孤独上，但他同时又知道，一切都是相互的，他就是她的参照，也正在用同样疲惫的眼神冷漠地看着她……

却原来，母子连心是这个样。